

陌生人

李家同 著



聯經

《當代名家》

陌 生 人

李家同◎著



當代名家

陌生人 紀念版

2002年12月二版

定價：新臺幣精裝250元

2003年8月二版五刷

新臺幣平裝170元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者 李家同
發行人 劉國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電話：(02) 26418661

台北忠孝門市地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-2樓

電話：(02) 27683708
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話：(02) 23620308
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
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 22312023

高雄辦事處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電話：(07) 2412802
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郵撥電話：26418662
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 顏艾琳

校對 周湘羚

封面設計 莊祐銘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535-9 (精裝)

ISBN 957-08-2538-3 (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陌生人 紀念版 / 李家同著，--二版．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2 年（民 91）

184 面；14.8×21 公分．（當代名家）

ISBN 957-08-2535-9(精裝)

ISBN 957-08-2538-3(平裝)

〔2003 年 8 月二版五刷〕

855

91022046

故事是思想居住的屋宇

——李家同敘事文學的人文意涵

痲弦

論者常謂，科學的科學（達於終極）就是哲學，又說，任何功能化思考深邃化了之後，一定會出現文化思考；而文學，則是哲學和文化的形象化、戲劇化。明乎此，對我們的文壇出現這麼多出身科學而卻在文學上大放異彩的作家，就找到一些立論的根據了。

說他們是「異數」，卻隱然也可以追溯出一個家系，一個傳統來。早期的魯迅（學醫）、鄭振鐸（學鐵路）、徐志摩（學銀行）、巴金（學生物）、賴和（學醫），近期的姚一葦（學銀行）、陳之藩（學電機）、鄭愁予（學商）、林冷（學生物化學）、張

系國（學電機）等，都可歸為這方面的典型。

得到電機博士的李家同在這個「科學的文學」隊伍裡雖屬後進，但他在文壇崛起的快速，藝術光譜的燦亮耀眼，以及作品發表後所引起的熱烈迴響，實在少人能及，堪稱異數中之異數。

更特別的是，他幾乎沒有經過一般寫作者摸索、練習的青澀階段，出手不凡，一開始便達到相當的藝術高度。這樣的成績，乃是靠長時期的沈潛得來，絕非倖致。據我所知，他的人文傾向和文學愛好，遠在他高中、大學時代就開始了，教書的這些年，他閱讀的範圍極為廣泛，而文學是他的最愛，不管是古典、現代乃至科幻、推理小說，他均有涉獵。他的文藝修養，可以從他發表在聯副上的一篇談讀書的文章〈我的讀書習慣〉中得到證明。這樣一位博覽群籍、具有國際文化視野的人走向寫作的道路，應是最自然的事。

一開始，李家同便以多產作家的身影出現，在近乎狂熱的創作熱情驅使下，他的作品又多又好，無論題材、內容及寫作形式技法均有新的開創，令人耳目一新。第一本書《讓高牆倒下吧》出版後，曾獲得文壇普遍好評，也寫下暢銷的紀錄。近年他文名遠

播，駁駁然成爲衆人心目中一位「文化守望者」、一位「意見領袖」和「社會良心」的象徵了。

聯合報副刊一向呼籲「學人上副刊」，希望各學術領域的學者們提筆爲文，把研究室裡知識的芬芳分享給大眾。爲了避免來稿過於專業化一般人不易領會，編者還「不情之請」提出了「長話短說、深話淺說、雅話俗說、冷話熱說」的「無禮要求」，請學人們勉爲其難，遷就副刊這個大眾文化的媒介。這些年來，聯副與學人們合作的經驗十分美好，而李家同的出現，可說是聯副幾年來的重要收穫。他風格獨特的作品，經聯副工作的詩人陳義芝驚艷般的發現後，立刻延攬他成爲主力作家（幾年來他的作品幾乎全部在聯副發表），這段文學因緣，彌足珍貴。

我認爲李家同寫作美學上的成功，主要歸功於他冷峻的生活觀察力、廣博的知識趣味、深厚的同情心和力透紙背的描寫。李家同稱得上一個天才說故事人，他的作品，有一種別人少有的敘述藝術的魅力，特別吸引讀者。通常，他的文章多是緣事而發，圍繞著一個事件展開描述，在體裁上，有些是散文風格的小說，有些是小說風格的散文，間或也有科幻架構的寓言或假想式第一人稱的「自述」，不管是那一種形式，他都能精確

的掌握節奏，形成張力，把讀者的閱讀興味提升到最高點，誘發他們進入情景核心，激起普遍的共鳴，得到最大的心靈愉悅和思想啓迪。

西方批評家說沒有細節便沒有文學，世界上無論多麼曲折繁複的故事，三言兩語也可以說完，文學之所以引人入勝，端賴說故事者的敘述技巧，也即所謂深度描寫。讀完本書，我發現李家同不管在故事情節的開展、環境氣氛的釀造、人物內心的刻畫和性格特徵的掌握上，都非常圓熟老到。表面上看，他似乎不重行文只重記事，仔細體會，會發現他語言運用的機心。他文筆簡約，絕少冗長沈悶、浮泛枝蔓的毛病，有時寥寥數筆，就能點染出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內在品質。他常常把寫景、抒情、敘事和人物塑造工程做綜合的處理，通過景物的描繪來烘托人物情緒的變化，鮮活地突顯出人物的性格。基本上，他不為寫景而寫景，寫景即所以寫人，更多的時候，是因情取景，或借景寫情，情景交匯，文無虛筆，畫出一幅幅色彩鮮明的現實生活圖景，而活躍在這圖景之上的，便是一個個眉目宛然、栩栩如生的人物。這種描寫的功力，如非對生活的邏輯發展有所觀照，對人性的底層開掘深刻，絕對達不到這樣的藝術效果。

但李家同絕對不是一個為說故事而說故事的人，他每一篇作品，都有鮮明的主題與

傾向，都有其文本性（textuality），非常講求厚度、密度、廣度與深度；故事，只不過是他思想居住的屋宇罷了。現代文學中有不少流派主張完全排除社會功能，把主題模糊化、情節開放化，以為那樣便是前衛，李家同不是現代或後現代幼稚病的患者，他寧可給人保守的印象，也不去趕流行。他的作品告訴我們，「文以載道」的觀念任何時代都不會落伍，問題在於你如何去「載」那個「道」，換句話說，要尋找新方法去載道，不要因襲舊方法去載道；而所謂「道」，應該是廣義的，不一定限於名教，科學的、宗教的善、文學的美，都應該包容在這個大道之中。

爲了彰顯道的真諦，加強說服力，李家同喜歡用夾敘夾議的方式，把描述和議論統合起來，使二者產生互補作用，爲主題的呈現、客觀的說理提供有力的基礎。做爲一個懷有文化使命感、熱烈參與社會生活的知識分子，他在作品中念念不忘要表達的，乃是嚴肅的生活態度、社會的正義、人文關懷，以及對土地與人的摯愛和熱望。他的作品雖然不屬於「怨以怒」一型，但對生活信念的傳達，對社會不良現象的針砭，他從不放棄，他作品中那一齣齣的人間悲喜劇和一個個人物的抽樣，只不過是裝填他思想意識的框子，在這個框子裡出現的每個人，都有典型意義，每件事，都有審美評價。他不是爲

說故事而說故事的作家！

台灣文壇一向缺乏道德感高的作品，也就是題旨崇高的作品。在美學上，崇高和秀美本是兩個相對的存在，並無所謂高下之分，但一個文壇如果秀美有餘崇高不足，那就像一條龍沒有龍骨一樣，總覺欠缺力度。不過這裡所說的崇高，並非指物質形式的巨大雄偉，而是指精神品質的超邁卓越，體現在思想行為上，便是道德風貌，也就是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「英雄激情」，一種勇敢面對一切橫逆的悲壯。激情，是浪漫與放歌；悲壯，則是虛靜與俠隱。這兩種氣質，同時存在於李家同的作品中，經過文學的演義過程，產生了奇妙的均衡。我沒有特意探究李家同作品中所展現的道德風貌，是否與他篤信天主教有關，不過我相信他的學思歷程，多少會受到宗教義理的影響，像尋找科學上的定律一樣，他通過文學要探求的，應該是人與神、人與自然、人與自己以及人與廣大社會如何面對、相應的德律。不久之前逝世的小說家朱西甯，一生致力於基督教的中國化，試圖把基督教教義與中國古老文化傳統，做一融合，希望從中思考出一些新的精神內涵。從李家同的作品中，我似乎也看到這種企盼。天主教是基督教的古典，天主教與中國古典文化的對比性更強，其思考的空間也更為遼闊。

佛教的傳入中國後，與中國文化充分融合，激發出新的生命光輝，成為世界宗教傳播成功的範例。佛教起源於印度，但卻在中國茁壯、開花結果，如果說佛教是中國的，絕對說得通。但天主教、基督教在中國的情形就不大一樣，是演化的時間不夠，還是有其他問題？值得深入探究。我們期待對宗教奧義和中華文化體悟深刻的李家同，通過文學的形象，去尋找其中的答案。

為陌生人請命（自序）

這本書收集了我最近幾年來所發表的文章，大概因為我的第一本書《讓高牆倒下吧》賣得不錯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願意出版我的第二本書。

我是完全的業餘作家，學的是電機，研究的是計算機科學。能夠寫出一些文章來，頗令大家好奇，很多人都在不斷地問我同樣的問題：「李老師，你是學工的，怎麼寫得出這些文章來？」過去我不敢回答這種問題，理由很簡單，我總認為我的文章不夠好，沒有資格回答這樣的問題。現在，我仍然不敢說我的文章好，可是我的文章好有人認為是事實，所以我就針對這點在此設法作答吧！

我寫文章分兩個階段：第一個階段是確立一個主題，第二個階段是編一個故事，將這個主題透過故事表現出來。

有一天，我參加一個晚宴，宴會中我提到一個真實的故事：一位老先生得了老年癡呆症，雖然住在女兒家，卻不認識女兒，因此他對他的女兒分外感激，因為他以爲自己是陌生人。宴會結束以後，一位客人來找我，告訴我這個故事使他非常感動，勸我將它寫出來，讓大家知道。

當晚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得了一個有關主題的靈感，那就是我們替陌生人服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。

第二階段在於構思一個故事，有的故事的確比較難構思，可是這個故事卻簡單得很，我想了一個幾乎是平鋪直叙的故事，因爲當天晚上在一家旅館的餐廳裡吃飯，我就選了一家飯店做爲故事的地點，我在歐洲旅行的時候，常住在一些小而老式的旅館，這些旅館提供晚餐，而且是家庭式的，氣氛非常好，這個經驗使我輕而易舉地寫出了〈陌生人〉。

我雖然很喜歡〈陌生人〉這個短故事，可是我總認爲故事太不曲折。雖然發表了，

仍然怕被笑，沒有想到的是很多朋友說這篇文章寫得好，清大的王炳豐教授就以電子郵件來告訴我他如何地喜歡這個故事。有一位讀者寫信來，建議我如有第二本書問世，應該以「陌生人」為名。

靜宜有一個女學生，告訴我她的一個故事，她小的時候，生病住在台中榮總，兒童節到了，附近的病童們都回家度假，只有她不能離開，當然心情非常不好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東海大學的一位女學生帶了一些玩具來看她，還講故事給她聽。

十年後，我們的這位女學生在一家加油站替機車加油，加油站裡的收音機傳出一個消息：台中榮總徵求探訪病人的義工，她立刻打電話去應徵，從此也開始了替陌生人服務的生涯。

每一個時間，每一個地方，都有一些陌生人渴望我們的愛與關懷。全世界有十億人每天可供支配的錢只有一元美金，他們沒有辦法找到好的工作，他們的孩子沒有任何教育，他們沒有好的房屋可住，他們沒有足夠的食物可吃，有的人終生和乾淨的水無緣，對他們而言，醫生和藥品都是只有在夢裡才有的。音樂和藝術，即使在夢裡都沒有。這些數以億計的窮人，對我們而言，全是陌生人。我決定以陌生人作為第二本書的書名。

要我找一個主題，絕非難事，打開報紙，就可以找到。前一陣子，報上提到青少年飆車的新聞，為什麼他們要飆車？無非是因為他們通常沒有什麼成就感，飆車至少使他們有一些成就感。巴西大批青少年站在火車上進站或離站，使我編出了〈飆車〉這個故事。也希望社會能重視飆車孩子們的心理問題。

聽收音機更常使我得到靈感，每到了夏天，收音機裡就會一再警告大家不要到戶外去，因為紫外線太強了，我每次聽了都很不舒服，因為有大批在戶外做苦工的勞工們是不能管什麼紫外線的，我們這些在夏天可以在屋內吹冷氣的人，往往會忘掉窗外在烈日下流汗工作的勞工。〈苦工〉是我對他們表示的一點敬意。

我曾經參加評鑑師範大學和師範學院的工作，也不禁對於中小學老師們深表感激。我們國家不是沒有青少年犯罪之事，可是在學校裡念書的青少年很少犯罪的。為什麼？還不是因為在學的學生以老師為他們學習的對象。老師們對國家最大的貢獻不在於學問的傳授，而是在於榜樣的建立，〈考試〉就是在這個觀念之下寫成的，當然這篇文章也是為了提醒我自己要做一個好老師。

我是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對於天堂和地獄，我一直感謝龔士榮神父，他在一次講道

中，說天堂是充滿了愛的地方，地獄則是充滿恨的地方。年紀大了，深深感到這句話有道理。我最同情那些成天心中有恨的人，他們真是活在地獄之中。我更羨慕那些心中有愛的人，他們簡直就活在天堂之中。天堂或地獄，完全存乎在心也。（我在天堂嗎？）就是這樣寫出來的。

我知道上海的龔品梅主教在文革的時候被關進了監獄，可是他在監獄中仍然感動了不少人，共產黨可以將他失去自由，可是永遠無法禁止他做一個好人，〈禁令〉討論的只有這一點：「做一個好人」是我們神聖而不能被剝奪的權利。

我最喜歡的聖經經文是馬太福音（天主教譯成了馬賽福音）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節關於公審判的那一段，因為耶穌說「凡是你替最小弟兄做的，就是替我做」，一下子，耶穌提高了世界上所有弱勢團體的地位，我們基督徒去照顧窮人，探訪病人或犯人，已不再是施捨，而是因為我們基督徒將他們看成了耶穌基督。這一句話影響力極大，多少基督徒肯到最黑暗的地方去散播愛，完全是因為這一句話的緣故。可是這一句話怕也是最不受重視的話，因為幾十億基督徒中，有多少人在照顧「最小的弟兄」？我每次想到這一句話，總會感到無限的慚愧，因為我自己知道世界上有太多的弱小兄弟需

要我的幫忙，而我總找個藉口逃避了。

我已六十多歲了，距離見天主的日子越來越近了，〈五和一〉這篇文章其實是寫給我自己看的，我希望在我的葬禮中，有人肯念這一段經文：「我餓了，你給我飯吃；我渴了，你給我水喝；我赤身露體，你給我衣服穿；……」

我曾經寫過〈我是誰〉，這次寫了〈我是我〉，其中有一些情節可以交代一下。圍城和砲聲忽然停掉的那一段，是我個人的經驗，上海淪陷給共產黨的時候，我在上海，當時只有十歲左右，可是總記得每天晚上可以聽到砲聲隆隆，而且砲聲也越來越近。有一天晚上，忽然幾乎聽不到砲聲了，爸爸注意到了這一點，告訴我們這是大概表示戰事要結束了。第二天早上十一點，爸爸到學校來接我們孩子回家，小學校長在校門口親自送學生們回家，叫大家保重。回到了家，我注意到我們隔壁湯恩伯將軍家門口的哨兵沒有了，我和哥哥藝高膽大，到附近所有的碉堡去看，發現每一座碉堡都已人去樓空。我們會跑進碉堡去看，希望能找到沒有拿走的槍枝，當然無功而返。第二天，上海就變天了。這一段經驗被我寫進了〈我是我〉。

我們中國文學中有一段著名的「林冲夜奔」，我這次決心東施效顰，寫了一段「小